

岁月山河

且场

■ 赵海波

在五指山的热带雨林深处，沿着潺潺溪流一路前行，溪水逐渐变得细弱，几乎消失在视野中。鹅卵石上覆盖着一层黄色苔藓，白色的岩石底子若隐若现。高处的石壁上，水滴坠落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里，便是昌化江的源头，低调而不起眼。

我国水系众多，长江、黄河等大江大河，皆自西向东奔腾入海。然而，昌化江却逆着常规的流向，横贯海南岛中西部，向着日落的方向汹涌而去，最后在且场村注入北部湾。

且场位于昌化江下游一个狭小的孤岛，四面环水，进村的唯一通道是一座小石桥。桥面很窄，仅够一辆小汽车勉强通过。桥边立着一块牌子，斑驳的字迹漫透海风的咸涩，提示雨天禁止车辆过桥。在海岛，我曾驶经一些路况比较差的路段，深入黎母山时，轮胎被尖锐的碎石刺破了一个大洞，连修补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报废。眼前这座桥，若在桥上发生意外，不是损失一个轮胎那么简单了。出村迎接的朋友开玩笑说：“如果技术不行，咱们就步行过桥吧。”我把车停在桥边，一人步行进村。

远远地，便看见了且场抗日英雄纪念碑。它仿佛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1939年11月3日，日军进入且场村，要求村民投降并签署“顺民证”。村民们当即强烈反对。次日，即农历九月二十三日，日军重兵包围且场村，残忍地杀害了93名村民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九二三惨案”。碑前新供的野菊花沾着露水，讲述着永不褪色的抗日史诗。

村里的房屋几乎都是用珊瑚礁垒砌而成，这些珊瑚礁历经万年形成。房子远看是灰色的，古老的板壁缝里散发出一种地老天荒的气息。屋顶耸立着一只枪筒状的烟囱，烟囱里升起了焦糊而又好闻的干草气味，凝聚成一股灰色烟云。靠近水边的房子，打开窗户，就能听到江水流动的声响。窗户的木条已经变了颜色，仿佛经历了千年万代。

朋友家的房子，用竹篱笆围拢起来，在竹篱笆上开了一朵紫色穗状的小花。宽大的院子，繁茂的藤叶下，挂着一串又一串扁豆。邻居的小黄狗过来串门，它轻捷地掸开篱笆门，在院落里转悠了一圈，然后睡在一片金黄的稻草上晒太阳。早春的阳光在小黄狗一明一暗的瞳仁里跳了出来，一下就跳到灰房子红泥瓦的上空。

江边铺展着一片沙滩，白茫茫的土地与江水相映成趣，将村庄安放在三角洲的江心位置。祖先们精心挑选这里作为定居之地，或许是为了倾听江水最后的喧嚣与大海的呼唤。

在一处水潭里，几个男人穿着短裤，蹲下身子，在水里摸索。其中一个男人扬起手臂，两手间握着一条鲻鱼，浑身披鳞，闪着银白的光。《开宝本草》记载，此鱼可入药，“主开胃，通利五脏，久食令人肥健”。

我觉得自己和眼前这条江有几分相似，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生命力，深处暗藏着激情，虽然历经沧桑却能平静地逶迤前行。纪伯伦说：“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，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。”一条江亦然。

我的出生地距海口40多公里，在乡村生活的那段日子，我时常在昌化江上下游荡，对这条江了然于心。雪白的江滩一路铺展，江水清澈透明，深处的水面，像一块巨大的绸布，微风拂过，布幅起了褶皱，顷刻之间又平息下来。

昌化江在下游挣脱了崖壑的束缚，变得更宽阔，在绵延中显出摆动的气势。村里缺水，我曾经和母亲担着水桶去江边挑水。打满水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沙滩，歇上几口气才走回来。渴了，就直接喝一口。母亲望着夕阳下的江水，发出了一声无以名状的长叹，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太阳正缓缓落山，天空被染成一片深红，远处的树木显出深沉的青黑，江水则铺满了金光，仿佛一条通天大道，连上了母亲凝视的眼睛，夕阳层层浸染她的皱纹。

出海口三角洲，宽阔辽远，呈菱形状，远处的海水和淡水交汇处，延伸着一条明显的分界线，形成绝美的风景，吸引众多游客的目光。

塞萨尔·艾拉曾经说过：大自然被人类的社会性包裹起来了。庆幸的是，这里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没有人为规划，自然景致中没有嵌入工匠的气味，原先之无依然成为时下之无。在人与自然之间，我喜欢自然天成，喜欢早空空荡荡的状态，天趣蕴含其中，难以言说，让人玄思。

岸边聚集了许多游人，他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，举起相机和手机，试图将这美景留住。太阳已经入海，村子现出一片温馨的花影。女人们摆出各种姿势，我看到那些拍出来的影像，带有一种别样的美妙光色。

村子里不再是中老年的留守地，许多年轻人都回来了。这里成了他们施展才华的天地，有人拍照，有人经营旅店，有人做小吃，有人卖水果，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。

离村时，桥头的茉莉花开得正艳，散发出一股宜人的清香，且场渐渐没入一片暮色，珊瑚石墙里的渔火，在恍如仙境的云水间明明灭灭。

潮汐·纪念《海南日报》创刊75周年

仿佛约定

■ 王皇森

一片南方的平川上，辽阔的稻田和无法异化的方言包围着一座小县城，一条河流寂寥穿过，河水像一个毫无眷恋感的旧人，日夜自顾流淌，两岸一边是城区，一边是城乡结合带，散落落待着，大多是一层的混凝土平房。那是夏天，阳光簌簌洒下来，扑向水泥路面，白晃晃地照着四周，空茫刺目。少年的我，一个身板单薄的中学生，飞快地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赶着去河边一个铁皮报亭买报纸，报亭阿姨认得我：“又有文章登报啦？”我答：“嗯，我要三份。”阿姨有些胖，肉的手很快就抽出三份报纸递给我。我一脸汗水，倚着报亭，打开报纸翻找我那篇文章的沙沙声，与阿姨头顶上小电扇的旋转声，达成一种奇妙的混响，这道久远的声音，不知算不算是一个人的漫行的记忆。回望，不只是一组镜头，有时候也是一个交代，这份报纸，正是海南日报。我与海南岛上许多爱写作的人一样，最初的日子，有她给予的幸运和青涩的温暖，不是等待，仿佛约定。

这张媒纸终是新闻端，但坚持做文学副刊，名号好像叫过“天涯”，但我记住的是“椰风”，一罐曾经火到妇孺皆知的椰汁也与之同名。副刊此名，清爽响亮，意境也很海岛，风习习，穿过海岸上的椰林，吹拂向远方的岸，这恰是文字飞翔的姿态，多么贴切，多么丰盈。她鲜明伫立，与岁月一起挺进，一直很多年了，至今还是那样雅致温情，一副谦谦君子的面孔，让作者和读者爱着，放不下，担心它哪天就不办了，一错过便成永忆，如轻舟渺去万里。

前面说过，我与海南日报副刊的结缘，其实是

一场年少的独奔山海，山海的尽头就是文学的天空。那时在县中念书，黄色的教室，灰色的校道，池塘边的树上知了一声声叫着夏天，月亮照着花香扑鼻的盘架子树，我们文学社的人坐在纪念民国时期本籍一个北伐英雄的八角亭下，讨论某社员的某篇文章。在这样的校园时光里，我呼吸着梦的空气，书包里往往藏有新买来的文学期刊，中篇小说选刊、小说月报最多，喜欢读这些新鲜的文字，看多了，心痒痒，于是写起作文之外的文字，以为是文学，投稿各处，然后等待，如天晴等雨、黄昏等风，厚道的编辑回信热情，多是鼓励，最先是海

南日报副刊的编辑，给我一信，撕开一看，是黄宏地先生的用稿信，记得大概说我写的文章有些少年老成，希望我多写，文章会在哪一期副刊刊出。想象着他书给我的情景，一手夹着烟，一手在方格信笺上疾书，甚是幸福。我即刻回信，感激的话满满两页纸，这样，我们成了师友，一路被约写，一路不敢怠慢，在上面写过两个专栏，获过全国新闻奖副刊作品一等奖，《戏里戏外》《种荷事业》《侧身过年》《大雨把人赶回村庄里》《年是一件用旧的东西》《中国的月亮》《照无眠》《村庄的私语》等一系列所谓散文的文字，在内心玄想，冷眼相对视，串成了我那时候的文字生涯。想起来，编辑诸君与我，副刊与我的写作，三者之间是凌波微步，又是一次次的殊途同归。“椰风”哺喂过我的青春，纠缠过我无数的不眠之夜，循循然走过来，终成了她的一个老作者，自己也俨然一篇淡然于世的文字。感谢这张报纸赠我故纸的墨香，也追慕她新晨的曦光。从少年到中年，从小县城的铁皮报亭，到办公室里的报刊架，我其实没有断过对这张报纸的翻寻，看到熟悉的同道在上面发表新作，自是会心一笑，对编辑的春风叩问，也总以秋雨相待。

春夏之交，海岛暖风完败最后一阵冷雨，上升的地气来临，来临的还有一些事物的迎面入怀。此时，承蒙编辑来电，嘱写一文与海南日报的渊源，这么信赖，当然要写。对这份报纸，作为她多年的一个作者，我不多的回溯，在往事如烟之外，权当是集体叙事的一部分，我愿意以一个进行时态，编织另一个自己，以致敬她往后的岁月，恰似我与她的初相遇。

诗路花语

小字一组上的五声音阶
(外一首)

■ 萧纬

一

诗歌呵
我的干涸源于我的委屈吗
藏在一朵云那里
词语的雨水下来吧
我恳求天才的雪花打到身上

二

朦胧，正是另一种清晰的凝视
这样的机会留给了——蓝
蓝，弥漫时，我看大海
献出了它的姿态

三

日子呼喊
还是一片苍白
我画大海
如果浪开始歌唱
勾起母语之声
此刻，自然是腔调

四

太阳缝制大海的行装
如此盛大
光，它愿意披挂上阵
让风暴丢盔弃甲

五

我倾情大海的天赋
蘸一片月光的才情写诗
沙滩铺开银色的纸
天亮后
潮汐却读出金色的韵律

● 果实

在岁月深处
我看到一颗
被季节淘汰
却又重生的无花果
它的幸运，缘于它的不幸
世上每一种结果
都不偶然
天与地的允许
自是瓜熟蒂落
但也有例外
从干涸、虫虐
或濒死里走险
生命的恩典
在看不见的地方改变
怀着怜悯
我看到一颗
被遗弃却重生的无花果
面对它
再多的同情也显得廉价
我欠它一个深深的致意

海岛上的陶瓷片

■ 倪俊宇

婀娜莲花，自海风中
摇曳而来。有
鱼鳞划动时光的波纹……
在小岛烙上火痕的
砖块旁，我触摸到
岁月的沧桑。
印着唐宋手痕的陶瓷片
青白釉、白釉、青花……
在砂砾间，闪烁
不灭的光泽。摄人眸光的
陶瓷残片，这些
千古不变的文字，演绎着
许许多多鲜活的情节
透过阵阵海风背面
我看到，有燃旺
捕捞日子的灶火在闪动
先人们餐饮的暖光或月影
我听到，帆影锚声间
琼腔粤调的号子与渔歌
在深情地生动着
历史烟尘中的晨风夕雨

椰子

投稿邮箱 hnrbzpb@163.com

人生况味

外婆

■ 徐永清

时，她起身，端起菜盘子，然后说，我去热一下菜。

我知道，所谓的爱，不是问要不要，而是坚定地说我来做。

外婆知道高考给我的压力，她的关心表达，不在言语，而是一道道外婆家的菜，藕片炒肉片，酸菜炒竹笋，梅干菜蒸肉，自家腌制的小萝卜等等。

我看着外婆端上来的热过的冒着热气的菜，眼泪掉下来：外婆，这次考试考砸了。

外婆还是一脸慈爱的笑。就像看着一片长得东倒西歪的菜地。

没事，菜地荒不了，翻翻土地，再撒种子。

我后来看到，只要邻居们看到我，问起我的成绩，外婆都笑着说，我外孙，我知道，肯定考得上。

对我始终坚信的，是外婆。

我从来没有问过她，为什么不说我几句不好好读书的话。

我这么问她，她肯定生气。因为，认定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就像她打出去的麻将牌，打出去了，自己认。

她有一次问过我。想考去哪里。

我说没想好。

她说，走出去就好。你自己多点胆识。但是要走正路。歪歪斜斜的路，咱不走。

我问她，你最近去过哪里？

她说，就在本地，从来没有走出过县城。现在时代真好，有能力走多远就多远。

外婆很少和我表露内心的不开心。她会点评远远近近那些上进不进的人。她通过这种方式提醒我，珍惜青春，做一个有志气的人。

我高考那天，外婆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咸汤圆。那天的夜晚繁星点点。我和外婆坐在门口乘凉。外婆说，要考了。我说，要考了。她说，尽力就好。不多想，必中。我说，不多想，必中。

夏夜蚊虫多，外婆在蚊香的烟雾里和我说起曾经的日子。她没受过苦，她看到很多受苦的人。她说她投胎好，她的父亲有能力养活一家子，父亲还特别疼爱她，从来没有骂过她。她经常和父亲坐在门口，就像我和她这样并排坐着。父亲慈爱地笑着她，然后看着星空，聊起旧人旧事。

她说，父亲话不多，父亲讲得最多的，就是要活得心无挂碍。

我把我外婆父亲的话写进了那年的高考作文里。



《贤母图》(国画) 康焘作